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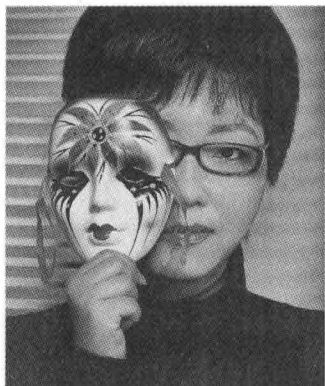


时光的多米诺

SHI GUANG DE DUO MI NUO

唐韵◎著

超乎凡俗的灵性，如梦如幻的虔诚，
娓娓道出遥远超拔的青藏高原上，
气质独具的藏文化及藏传佛教的生成因缘
与流变脉络，堪称具有史料性价值。



时光的多米诺

SHI GUANG DE DUO MI NUO

唐韵◎著

超乎凡俗的灵性，如梦如幻的虔诚，
娓娓道出遥远超拔的青藏高原上，
气质独具的藏文化及藏传佛教的生成因缘
与流变脉络，堪称具有史料性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的多米诺 / 唐韵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48-8

I. ①时…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363号

时光的多米诺

唐韵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罗如琪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48-8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春季篇 双唐看世界

双唐看世界	002
生存只是一种状态	005
爱要怎么说	008
毕竟是书生	011
关于英雄的大讨论	014
以胜利者的名义	017
我的黑夜是你的明天	020
留住手艺	024

夏季篇 写在短信边上

写在短信边上	028
粗亚麻的格子布	031
烟雨水杉林	034
我离天堂很遥远	037
如果我是木头	040
一只耽于幻想的麻雀	042
给堕落一个理由先	045
蚯蚓的故事	048
有人奢侈地活着	050
爱情是个物质	053

偷不如偷不着	055
布言布语的日子	058
从侧面观赏青草	061

秋季篇 时间的阅读意义

时间的阅读意义	066
清康熙年间的胭脂盒或我厌恶收藏	069
安德鲁列达和玛莉莎的婚外情	078
亮片与毛衣	082
天使不哭	085
洋姜地	090
夏 天	098

冬季篇 印在藏地的瞳孔

印在藏地的瞳孔	106
香格香格里拉	109
孙悟空原来是藏族人	136
如牛乳溢满高原	148
生于莲花的佛陀	157
即世成佛的苦修者	174
“伟大的”五世	186
编 后	195

春季篇：双唐看世界

双唐看世界

生存只是一种状态

爱要怎么说

.....

双唐看世界

尽管唐师曾也像很多北大人一样利用一切机会以北大为荣，但他仍不讳言，当年高考时，北大并不是他最想去的地方。

唐师曾天生向往军人。忠诚、勇敢、坚韧、迅速，这是他对军人的认识，也是他对自己的期待。当时，唐师曾的职业理想是像巴顿、古德里安一样做一个坦克师长。

在北大图书馆里一个阳光充沛的座位上，18岁的唐师曾读到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记者的作品和传记。年轻的大学生被强烈地震撼了。从此，他固执地认这位以镜头记录历史、保存历史，在踩响了致命地雷的一瞬间，仍不忘按下最后一次快门的男人为终生导师。在后来的岁月中，唐师曾从形式上到精神上都刻意仿效着卡帕、续写着卡帕，他甚至将自己的电子信箱取名为 capa@**.com。

1997年下半年，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唐师曾开始感到莫名的乏力、困倦和突如其来的流血。经过辗转多次的化验、骨穿和取活检，最终唐师曾被确诊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早些年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所患的“不治之症”。

医生告诉唐师曾他只有4个月的大限，这一结论对于身强力壮如一头良种大牲口的唐师曾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尽管生命的期限被唐师曾一再推后，却叫他藉此对人生有了另一层次上的理解。人们怀疑唐师曾海湾战争时受到核辐射，或是遭到金字塔下5000年前的法老的诅咒。唐师曾不置可否，但他仍然免不了感到忧伤：“我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但是我实在觉得时间不够。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想要去做，所以我还不

想死。我想活着。”

就在被确诊患病之后，唐师曾仍然反复数次深入缅北热带雨林采访毒梟大本营，自费十数万元重返伊拉克做海湾战争十年祭，以作家身份去南极参加探险和科学考察，单人驾车去印度重走唐僧路……“我必须不断地出击，我需要以此来充实自己、超越自己和证明自己。你知道吗？在我现有的生命中，只剩下三样东西：地图、手表，和我。地图代表世界，手表代表历史和未来，我则永远是一个行走的人。”

有一个阶段，我和唐师曾走得比较近，两人在一起做了一些事。

事情缘于一个周末的傍晚。早晨，还窝在被子里的时候，我就计划好了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我先要处理一些杂事儿，比如整理一下房间，倒腾倒腾书架。然后，我准备看一个出版社送来的一堆资料，好决定是否跟他们合作一本书。

我打算一整天不出门，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快乐。

中午的时候，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邀我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我说我手头正忙着呢，就婉拒了。下午，又一个朋友打过来电话，说即将路过我的住处，邀我某时某刻到对面某个咖啡馆小聚。我说，我今天没化妆啊——通常没化妆我是不见人的。我就又婉拒了。

晚上，8点多时，电话再一次响起来。我被吓了一跳，一看，是唐师曾的号码。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在房间里整整闷了一天了。一天下来，我已经露出了寂寞的败象，所以我就有些激动地接听了电话。

唐师曾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正在看一些资料。他说：“哦，那我打扰你了。”我说：“没事儿，你还好吗？”他说：“还好，就是突然想找个人聊聊，要不就不打扰你了？”我说：“没事儿，我也正想找个人说说话。”

那天，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唐师曾兴致很好——要不就是心绪很糟，总之他喋喋不休，说了很多对个体生活和公众命运的看法，对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的看法，对战争的看法，对摄影职业的看法，等等。唐师曾的学问很深，他说他已无法跟人交流，他宁愿缄口。我则尽力地不懂装懂，以延长我们的谈话。我注意到唐师曾对阿拉伯人和美国人很有好感，在他看来阿拉伯人最接近智慧，而美国人就简直纯真得如同赤子。我以为唐师曾的偏好标定了他性格坐标的两纬。

我不能肯定“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粒子弹还是一个借口。唐师曾出生入死了这许多年，干了常人所没有干的，为了常人所不能为的；却不想有一天，否定的因素会从自己的身体中长出，打得他对生命产生怀疑。或者，唐师曾的思想原本就已经进退维谷，称病不过是他人于己的一个交代。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他能够愉快。

我胡乱指点他，说：“你应该加强和这个世界的交流。你走了那么多地方，拍了那么多照片，一定有很多感受，也许你可以出一本图文的集子，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

唐师曾倒有兴趣，但是他说自己懒，非到年关黄世仁逼到家门口他是不肯写字的，向他约稿的编辑们都知道这一点。他忽然说：“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出一本书。我给你看我的照片，然后给你讲当时的背景——或者不需要我讲，你自己完全凭感觉写，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你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挺有创意。唐师曾说等把手头上的事一忙完了就给我找照片，因为他的照片实在是太多了。当时我很高兴，我真地以为我部分地拯救了一个人。

过了若干天，我打电话给唐师曾。他却几乎忘掉了出书的事，人又变得百无聊赖起来。我就觉得，唐师曾也许就是这么一个人了。又过了若干天，我电话问唐师曾他一个同行的电话，我告诉他我受某杂志约请要写一篇专访。唐师曾告诉了我电话，但是又批评我，说：“你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写，你要对自己的名字负责任，你是写那种一群人 and 一群鸟蹲在树杈上聊天的人，别什么破东西都写！”

我开怀大笑。唐师曾终于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幽默的话：因为我先前出过一本散文集，名字叫《我们的蜗居和飞鸟》，内容有点儿形而上。看来唐师曾至少翻看过，而且也还觉得好。我心里很受用，表示一定要对自己的名字负责到底。

我们终于开始了合作。我俩在一份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叫《双唐看世界》。老鸭（唐师曾）的图片，我的文字。我们用这种方式，对世界作着另一种表达。

生存只是一种状态

我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随手从老鸭盛满照片的抽屉里翻出这两张照片的，当时屋外正是秋高气爽。它们原本被放在两个根本不搭界的纸口袋里，因为拍的不是一回事。如果鸭子不跟我讲照片上那些人的故事，或许他们永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而实际上，连鸭子都正在忘记他们。

初看上去，那个白种人手里的油画让我恶心：一个非洲男人正在拉屎。非洲男人的身体痛苦地扭曲成一个很不合理的惊惶失措的姿势。尤其让人不自在的，是他手里还捧着一个丑陋的小人头。

鸭子说这个白种人是个战地记者，出没于世界上每一个有仇恨的地方。有一天，他到非洲的一个战乱国家。一个当地男人刚刚眼看着一颗莫名其妙的炮弹瞬间炸飞了自己的儿子。当时儿子也许正和他聊天，愉快地述说着邻家那个美丽的小姑娘，或是希望父亲在下次赶集的时候能够用一篓香蕉给自己换回一头塑料大象。总之，只是在一瞬间，儿子便被血肉横飞了。非洲男人有些茫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回来儿子的头，他想，只能把儿子的头带回家了。回家的途中非洲男人的肚子无端地闹了起来，他必须停下来拉屎。可是，四周是那样的肮脏，以致于如果他把儿子的头放到地上一秒种，就会有遮天蔽日的苍蝇赶过来把那颗新鲜的头颅给吃成马蜂窝。所以，男人在拉屎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捧着自己儿子的头。所以，他会有那么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

战地记者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场面。但是，他觉得机械的镜头实在

不能表达他看到的全部；于是，他只好拿起笔，画了这幅画。他把自己的画印成了书，拿给世界各地的人看，告诉他们非洲，和非洲人。

鸭子说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意思是说，当我面对这幅照片的时候，我实在不能确定那个非洲男人此时此刻的境遇。尽管我们总是自以为是，但是，通常，我们感知周遭世界的的能力被客观地和人为地限制在很狭小的一个范围里，我们甚至还不如一只嗅觉灵敏的虫子对环境更了解。因特耐特和高速公路织成的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网，兜住的不过是些延口残喘的鱼；而真正的生命如海，在我们无法关注的时候，被命运吐纳、蒸发，撕成泡沫。

另一张照片上的两个孩子来自缅北的金三角。我曾经可笑地以为“金三角”是一块遍地黄金的世外桃源，但实际上那里不产金子，那里只盛产海洛因。为了保护这项高利润的、受所有国家法律反对的产业，当地人组织了装备极其精良的战斗队。这两个只有八九岁的孩子都是战斗队的正式队员。他们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他们手里端的和肩上扛的是真正的武器，他们可以像一个久经战火的成年人一样随时扳动扳机向任何人射击。

鸭子刚刚去了一趟金三角，回来以后就变得有些唠叨。以鸭子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散光近视眼来看，罂粟并不是毒品。罂粟不过是自然界成千上万种植物中的一种，如果有什么特别，那也只是这种植物的花尤其美丽而已。后来，人们发现罂粟的果实和叶子可以减轻疼痛和提神，于是开始人工种植，这时它才变成了农作物。当地人经过颇为复杂的工序，将无数朵罂粟蒴果的浆汁一点点地收集起来熬成膏状物，然后拿去山下换回他们急需的大米和盐巴。到了这个时候，罂粟也不过叫做经济作物。只有当一些外来的人把这些棕褐色的膏体买去，通过精加工，提纯成白色粉末状的海洛因并行销世界以牟取暴利，真正的毒品才出现了。

在鸭子善良的眼里，既然上帝将他的一部分子民安置在了被苍茫的横断山脉与世隔绝的大山里，那么罂粟就是赐给那些不幸的人们最后的一线生机。在一个除了罂粟其余什么都不长的地方，他们不种罂粟又种什么呢？我不和鸭子推敲他那貌似环环相扣的逻辑，不过，在我看来，至少罂粟的花朵拥有一种不带任何邪念的单纯的动人的美丽，我也会为它着迷。自然万物的生存只是一种状态，它们不预设概念，不期待目的，

不附加意义。目的和意义是文明的产物，是物欲横流中的泥沙俱下，我不想讲它。

我只不放心那两个孩子，那两个从小就学会了射击但是却不识字的孩子。他们的眼神空洞而茫然，军装也很不得体，其中的一个甚至不肯在站岗的时候放弃嘴里的雪糕。上帝多么不精心啊，怎么让两个如此无辜的孩子投生在这里呢。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像那些开遍山野的罂粟花，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时候，被人采摘、焙制和提炼成了毒品？从孩子的眼眸里，我看到了生命的懵懂、脆弱和不可预知。

那个非洲男人怎么知道他的儿子会在刹那间灰飞烟灭？

这两个孩子又如何知道自己生下来就注定为了获得一份口粮而与世界为敌？

生存只是一种状态，生命更是身不由己。如果考证不出生命的意义，生存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爱要怎么说

较之于生活，爱情总是更适合于舞台。

故事的序幕掀起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某一个春天。

两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他们两人既是同窗，又是好友，可以说无话不谈。一个青年对另一个青年说：“我爱上了她。她像春天里的阳光，催生了我心底蛰伏的激情，我仿佛重获新生。”另一个青年对那个青年说：“我也爱上了她。她似仲夏夜的月亮，照拂着我梦幻般的诗意，使我有如置身天堂。”

两个坠入爱河的青年陷入了共同的苦闷之中：去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吗？又恐怕伤害了朋友的感情；封闭着自己的爱意吗？又无法承受这份相思。最终，两个好友商定：为了这个姑娘，他们来作一个公平竞争。他们把对姑娘的爱先收藏起来，谁也不要告诉她。两人都去求学奋斗，谁先拿到博士学位，谁就有资格去向姑娘表露真情。

盟约立下后，其中的一个青年便负笈远洋，到美国去打造驶往爱之彼岸的航船。多少个异乡的夜晚，青年孤灯成双影，无眠到天亮，他怀想着尚未启封的爱情，像守候着等待破土的新绿。数年后，青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子无心留恋他国风情，一俟学位证明拿到，便急切地搭上最早的一班邮轮返回阔别的祖国。他要赶去向心爱的姑娘献上用心血和挚爱培育浇灌了多年的玫瑰。

然而，当青年回到母校，却得知当年与自己订约的同学早已与那位姑娘结为伉俪。好友并没有远赴重洋以获取那个他们约定的对姑娘示爱的前提条件，而是把读博士的时间直接当做礼物送给了姑娘。

不战而败，或战而不胜的青年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再也没能从这次惨败中恢复过来。因为他败得太惨，他不但败在了痛失真爱的结局面前，而且败在了对友谊的信任和忠诚面前，他尤其败在了自己的高尚和纯洁面前。青年退到别人的爱情背面，默默地舔舐着自己不见刀痕的伤口、不见血迹的痛楚……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是说，这个故事有完整的结构、曲折的情节、起伏不定的情绪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这是一个“叫座”的连续剧的胚子。但是，我只能讲述它，却不能出卖它，因为它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一个人真实的生活。

照片上的耄耋老者，便是当年涉海求爱的痴情人。他一辈子守在这座大房子里，他坐在老旧的案几的一侧，让另一侧永远地空着。如同自己的人生，像一台没有对手的戏。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最早的经济学博士之一。他出身名门，家学渊源，伯父陈宝琛乃晚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和朝廷重臣，族中多有名达显贵。与他的情场失意同样具有悲剧意味的是，陈岱孙 27 岁即被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当时名满学界，可谓一代才俊。然而，整整 70 年以后，当陈老以 97 岁的高龄辞世时，他的身份仍然是经济系的主任，不过从清华大学换到了北京大学。晚年的陈老回首往事，曾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步’过！”

这是何等沉重的一句评语啊。这位曾经有爱却没有爱过的老人，曾经年轻却没有享受青春的智者，像一位失去了臂膀的西洋武士，孤独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而陈岱孙的同窗好友、那个曾和他订盟却又违约的年轻人，不但得到了他想要的姑娘，而且后来的仕途也走得很好，一生受人敬仰。我们能说他错吗？我们能指责他卑鄙吗？他会为自己辩解：爱无罪啊。

爱无罪。是的，或许我们会站在道义的立场上为品行高贵、一诺千金的陈岱孙表示惋惜，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就指责他的伙伴——或许，我们该为他祝福。因为爱情实在是一种具有神奇魔力的东西，它能够使人癫狂、使人忘我。一个忘我的人，受了神谕般的驱使，无论以任何方式来到他（她）所爱的人面前，他（她）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宽容，值得我们祝福的。